

现代汉字的定义及其结构方式

潘文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本文从现代汉字的字形特点出发,结合其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把现代汉字解释为“在文字的隶楷阶段中,记录现代汉语的楷书”。我们主张从现代汉字形体结构的实际出发来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既不回避、也不拘泥于六书理论。

关键词:现代汉字;字形;结构;造字法;六书

中图分类号:H123

文献标识码:A

现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中,现代汉字的定义并不一致,由此而产生了诸如现代汉字和古代汉字的分界、现代汉字的结构分析与“六书”的关系、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教学和古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教学分工等问题。本文拟就现代汉字的定义及其结构方式作初步的探讨,以期对文字教学有所帮助。

一、现代汉字的定义

R.R.K. 哈特曼、F.C. 斯托克(1972)认为,文字(writing)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过程或结果。……文字系统可以区分为若干不同类别和阶段。”^[1]这个定义告诉我们,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文字系统是可以分阶段的。作为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其性质和地位如何,各家看法并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着眼于字形,把隶变以来的文字都称为现代汉字。

林样楣《现代汉语》(语文出版社,1990)认为:“以汉字的发展看,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是古代汉字,即古文字。从隶书到今天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现代汉字的字体就是楷书,所谓方块汉字也就指的这种字体。”

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虽然没有直接定义现代汉字,但从其行文来看,也大致是这样的观点。“现代的汉字大部分从古汉字演变而来,也有一些是现代新造的。”

第二,着眼于文字记录的语言来看,把记录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叫做现代(行)汉字。

收稿日期:2001-09-05

作者简介:潘文(1964-),江苏泗洪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职博士研究生。

邢福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认为:“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是现行汉字。”“现行汉字指现在通行的汉字,是主要用来记写现代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

张志公《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认为:“现代汉字是记写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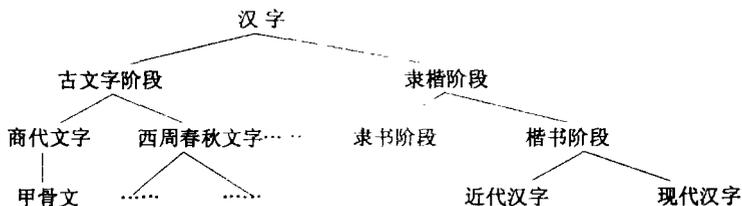
着眼点不同,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作为现代汉字标准字形的楷书,一般认为出现于汉末,魏晋以后开始流行。仅仅着眼于字形,其自然的结果是把“现代汉字”的上限推至汉末,而这显然和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现代”相去甚远。

着眼于文字记录的语言来看,现代文字倒是和现代汉语对应起来了,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汉语分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但是,文字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划分。虽然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把隶变以后的汉字叫做近代汉字,但是,其“近代汉字”的所指与着眼于字形的“现代汉字”的所指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用词不同而已。把现代汉字定义为“记录现代汉语的工具”或“记录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工具”,虽然便于操作,但过于简单化,没有能够说明记录现代汉语的文字和记录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也不能反映文字发展与语言发展不同步的特点。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从汉字字体演变上把汉字分为古文字和隶楷两个阶段。为了比较细致地阐明汉字演变的历史,前后两个阶段内还可以各分为几个小阶段。根据汉字各个时期的特点,前期可以分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等,后期也可以把隶书和楷书分为两个小阶段,五四以来的汉字又可以作为楷书的一个小阶段。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汉字”解释为“在文字的隶楷阶段中,记录现代汉语的楷书”。这个解释兼顾字形和语言特点,有如下优点:

1、体现文字发展的自身规律。汉字处在不断的演变发展之中,从甲骨文、金文、籀文、篆文到隶书、楷书,汉字形体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各个时期汉字的特点是各不相同的。汉字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汉语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从汉字演变的历程来看,从甲骨文、金文、籀文、篆文到隶书、楷书,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完全对应起来。从汉字的形体演变的角度来解释,不强求汉字发展阶段与汉语发展阶段的对应,符合汉字发展的客观实际。

2、从文字记录的语言实际出发,结合字形特点,避开从时间上把文字划分古代汉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所遇到的尴尬。古文字和汉代出现的隶书记录的基本是古代汉语文言。楷书的情况比较复杂,既记录古代汉语文言,又记录古代汉语白话和现代汉语白话。五四以后楷书记录的就是现代汉语白话。我们理解的“现代汉字”这个概念,是隶楷阶段中楷书阶段的下位概念,和“古文字”不是平行概念。楷书出现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和近代汉语的源头大致相当。如果我们把五四以前记录古代汉语文言和古代汉语白话的楷书比附为“近代汉字”,那么,“现代汉字”就是“近代汉字”的平行概念。这样划分,教学中容易讲清楚,所用的“现代”、“近代”也和一般人心目中的概念贴近,容易被接受。上述观点图示如下:



3、把字形标准和语言标准结合起来,容易讲清现代汉字的特点。仅仅以字形为标准,其必然结果是现代汉字没有特点,它的特点就是楷书的共同特点。如果我们结合现代汉字记录的 language 的特点来看,现代汉字至少有如下特点:A、从系统上看,古文字和近代文字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字量和每个字所负载的音义不会再有变动。现代汉字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字量和每个字所负载的音义有可能发生变化。”^[2]现代汉字中有一些是专门记录现代汉语的,如“镁、疏、羟、泵、气”等。B、从字形上看,简化字是现代汉字的主流。虽然从古至今汉字形体的变化趋势是简化,但是,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积极主动地规范、简化汉字,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简化字。C、从文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来看,单个古文字和近代汉字记录的单位大多数是词,而单个现代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大多数是构词的语素。D、从字形和字义的关系看,由于简化,产生了大量的纯记号字、半记号字和轮廓字,现代汉字较之同样是楷书的近代汉字的理据性更加削弱。E、从文字产生的途径来看,有人认为除了形声、会意以外,现代汉字还有一些独特的造字方法。

二、“六书”和现代汉字字形结构

“六书”之说,始见于《周官·保氏》,东汉许慎归纳、整理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六书”是造字方法的理论,在分析古代汉字的造字方法,研究汉字形、音、义的历史发展变化,利用汉字的分析以辨识古代文献中的字义、词义等,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六书”理论对现代汉字的解释力有限。对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了,林祥楣指出:“如果从现代汉字看,可以说‘六书’基本上只剩下形声字这样一个造字类型了。”邢福义也指出:“汉字发展到今天,由于字形、字音、字义的演变,象形字已经不象形,形声字中相当一部分声旁和部分形旁失去表音、表意功能,对不了解汉字构造字理的人来说,这类字就成了仅仅在字形上具有区别作用的记号。”高家莺、范可育说:“特别是汉字简化后,出现了一些特征字(如“声”、“丽”,保留了原字形的部分特征)、轮廓字(“鸟”、“龟”,反映了原字形的轮廓)和符号字(如“仅”、“环”右边是一个既不表音又不表意的符号),打乱了原来的汉字体系,更不是“六书”原则所能概括的。”^[3]

面对这样的实际,现行现代汉语教材对“六书”理论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在文字部分不提造字法,从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如张志公(1982);另一种是先以一个小节讲“六书”,然后再用部件分析法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结构,如胡裕树(1995)。

不同的做法,基于对现代汉字性质和特点的不同认识。从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体,优点是标准单一,逻辑严密,分析方法容易贯彻始终。其分析顺序为“整字→部件→笔画”,便于操作,容易把握。其分析结果也具有内部的一致性。但是,这种方法忽视了汉字字形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割裂了部件结构之间的理据。不能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容易使学生产生现代汉字就是笔画和部件的组合这样的片面认识。事实上,造字法理论是无法回避的,张志公也认为“现代汉字主要是形声字系统”,“形声字是比较方便的造字方法”^[4]。

后一种做法单列一节讲造字法理论,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作为汉字来源的背景知识,对学生理解汉字和其负载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了解现代汉字的构造很有帮助。并且结合现代汉字的部件分析法,既讲清了现代汉字的源流,又能对现代汉字的结构特点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方法还是部件分析法,因为“六书”理论在内容安排上和分析现代汉字的部件分析法并没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这种方法,也没有说明现代汉字造字法和古代汉字造字法有什么不同。因为用六书理论来套现代汉字,许多问题是无法解释的。现行教材很少认真分析现代汉字造字法究竟和古代汉字造字法有什么不同。讲六书理论,举的也往往是现代汉字的例子,容易使学生错误地认为,现代汉字的构造方法和古代汉字的构造方法是一样的。因此,笼统地介绍古代汉字的造字法对全面、准确地理解现代汉字形体特点并没有什么切实的帮助。

汉字字形的分析理论和汉字的构造理论关系非常密切。许慎用六书理论,把 9353 个汉字(小篆)各归其位,说明六书理论在分析古文字方面是自足的。时至今日,六书理论在解释现代汉字方面不够充分,也是必然。胡裕树先生指出:“汉字的字体是有继承性的,新的字体只是取代旧体而通行,不一定要以消灭旧的字体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完全抛开六书理论,仅仅从笔画和部件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汉字,其解释力也是有限的。沈孟璿说:“现代汉字的表意性有削弱的趋势,记号字比重加重了,但在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形声字仍占到 70% 以上,这说明汉字带‘有理性’的特点仍很突出。”^[5]五四以后出现的新字,大多数是用“形声”的造字方法造出来的,如“镁、氡、氩”等,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会意的方法还在继续使用,不过造的字不太多。和古汉字不同的是,古汉字是用象形的字形来会意,现代汉字则用楷书字形来会意。例如:夆、夆、彡、彡、彡、彡等。简化字‘灭’、‘泪’、‘孙’等,用的也是会意法。”^[6]也就是说,“形声”和“会意”这两种造字法还活在现代汉字中,讲现代汉字是无法回避的。

当然,六书理论也有不适合现代汉字的一面。一是六书中的象形、指事、假借和转注今天已经不再使用,二是现代汉字出现了一些用“六书”无法概括的造字方法。“例如:‘疏’读音是 qiu,是‘氢’和‘硫’的合音……它的字形也是‘氢’和‘硫’字的部分拼合。……又如‘乒’、‘乓’、‘有’等,字形从近音字‘兵’、‘有’变化而来,可以称为变形字。此外,简化字里还有一批用非音非意的符号(‘义’、‘又’等)同其他部件组合而成的字(如‘区’、‘赵’、‘风’、‘难’、‘凤’、‘圣’、‘发’、‘仅’、‘戏’、‘轰’等)以及草书楷化而成的字(如‘书’、‘农’、‘为’、‘长’等)。”^[6]如果生搬硬套“六书”理论来解释现代汉字或对现代汉字中出现的新的现象视而不见都是不正确的。而现行教材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

够。

如何分析现代汉字一直是文字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探索工作。裘锡圭的“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的提法是很有启发性的。“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由于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却有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变成了记号。……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独体表意字的字形大都丧失了原来的表意作用。”^[1]

沈孟璿根据现代汉字本身使用的部件的性质,认为现代汉字是“意符音符记号文字”。我们也认为,不论是形声字、会意字还是记号字、半记号字等等,其构成元素也就是意符、音符和记号,三种元素的相互搭配,就构成了现代汉字的形体。苏培成认为:“现代汉字的构字法主要有以下七类。1、独体表义字,由一个意符构成;2、会意字,是合体表意字,由意符和意符构成;3、形声字,由意符和音符构成;4、半意符半记号字,由意符和记号构成;5、半音符半记号字,由音符和记号构成;6、独体记号字;7、合体记号字。”^[2]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既讲清了现代汉字和六书的关系,又不被六书理论束缚,反映了现代汉字的特点。另外,现代汉字中也存在音符和音符构成的合音字,如上文提到的“疏”。当然这类字很少,如果考虑到单列一类的代价问题,这类字也可以归入“半意符半记号字”和“半音符半记号字”中。而像“甬、斛、勳”等字,既可以看成是合音字,也可以看成是会意字。我们更倾向于看成是会意字,因为这类字可以“望文生义”,而“望文生音”则比较困难。汉字本身就是不擅长表音的文字,即使表音也往往是不准确的,形声字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课程中的文字教学,在分析汉字形体的时候,要从现代汉字的实际出发,既没有必要对六书理论避而不谈,也没有必要为了照顾体系的完整而不顾现代汉字的实际。

参考文献:

- [1] R. R. K. 哈特曼, F. C. 斯托克.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 [2] 苏培成. 现代汉字学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3] 高家莺, 范可育. 建立现代汉字学刍议[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5, (4).
- [4] 张志公. 现代汉语[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 [5] 沈孟璿. 现代汉语的理论和实践[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6] 胡裕树. 现代汉语[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7]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The Definition and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PAN W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10097, Jiangsu)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feature of the form of the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together with

the features of the recorded language. This article interpretes the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s “regular script in the stage of Han style and regular of calligraphy that records modern Chinese” . We maintain that the analysis of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lie the basis on the reality of the formed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without avoiding or being bound to the theory of Six calligraphy .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form of words, structure, making new words, six calligraphy

(上接第 31 页)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Pansori and Image ——Review of the Corean Film *A Biography of Chun – Xiang*

JIN Run-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Abstract: Pansori is a traditional Corean song art. Since there is no lyrics while performing and the songs, dancing and scenes are free, Pansori is changeable and improvisatory. This dulcet freedom establishes a firm found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sonic and image. Lin Quan-ze, a Corean Director, originated this artistic expressing form.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 *A Biography of Chun-Xiang* –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ong art and modern cinemat-ics. This attemp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Corean social background.

Key Words: Corean, Pansori, traditional song art, Lin Quan-ze, social background